

首獎

一坪的森林線

◆ 伊森

初次見到她，是在那巨大落地窗能俯看夜景的會員休息室，一整座城市踩在腳底，彷彿站在食物鏈的頂端，風會自己吹過來那般颯然飄逸。她應該是剛結束有氧運動，再從蒸汽烤箱出來，獨自一人坐在角落冷卻，腦袋放空哼著桃樂絲的那首歌。

有些歌寫來只能用聽的，你自己唱常常會變成悲劇。例如三大男高音的《公主徹夜未眠》，披頭四保羅麥卡尼的《Yesterday》以及小紅莓主唱桃樂絲所有的歌；即使是天后王菲翻唱過的《夢中人》，你也只能說她唱出自己的味道，無法還原桃樂絲的神韻。那是他第一次聽到有人可以活生生唱出那種高亢纏綿又頹廢的歌調，那首歌叫《死在陽光裡》，當她反覆低吟 *dying in the sun · dying in the sun · dying in the sun……* 的時候，勾人魂魄的蠱惑魔力簡直使他窒息。

他推測她一邊的大腿股二頭肌應該是受過傷或有缺陷的，做愛的時候若採取狗爬式，她的骨盆不穩定，導致雙腿肌肉用力的方式不對稱；也許就是因為這樣不對稱，意外平衡他天生偏右的陰莖，進而達成一種令人滿足的契合，最後兩人經常同時在這個姿勢達到高潮。至於她的大腿為什麼有缺陷，這不是一個該問的問題，就像她為什麼改名

字，不問才是一種禮節。

她的名字叫陳婕好，他推測這決計不是爸媽取的名字。有幾年女生開始流行用這漢代後宮妾室的封號做名字，陳婕好林婕好黃婕好張婕好成爲一股風潮；就像他自己叫做林志豪，也是出生那幾年父母流行取這樣的名字，網路上志豪隨便一搜就好幾萬人。以志豪認識的女人來說，陳婕好的年紀比他認識所有叫婕好的女人都還大，所以他猜她是改的。改或不改，兩人的名字在這兩百多萬人的都市叢林裡都沒有鑑別度。每次做完後，志豪習慣性拿起衛生紙，幫婕好擦掉愛液，她喜歡他這個像是禮儀的行為，而他總是凝視著她股間的那三顆小痣，那讓他想起小時候唯一有興趣的自然課，它們的排列方式就像星座盤上獵戶座的腰帶，星雲的位置更恰巧就是那黑色門戶。

他們彼此從不問對方是否已婚，是否有孩子。志豪知道婕好應該是有（或有過）孩子的，下腹部那道粉紅色淺淺的帝王切開痕跡消不掉，當然他們不提，這畢竟是成人的禮節。他們不談自己，但當兩人汗水淋漓躺在床上時，可以撫摸彼此的體溫，男人與女人很多時候僅是為了共享片刻的體溫，才會抱在一起。他們談些無傷大雅的話題，例如天氣，例如都市傳說，例如婕好摸著志豪的胸口，指著胸腹腔交接處說道：「肝臟的英文叫 Liver，奇怪，Live 這動詞後面加了 r 後，為什麼不是活著的人？也許把肝臟切掉，人也就掛了，所以英文會這樣用。」她繼續說故事：「有個城市叫做 Liverpool，你就叫它肝臟池吧。市徽是一對鳥，叫做 Liver Bird，我不知要翻成肝臟鳥還是活命鳥。母鳥面對著出海港，公鳥面對著市區，傳說要是這對鳥飛走了，城市就會毀滅。結果那鳥的雕像，被綁上了鐵鏈，市民用這招不讓牠們飛離肝臟池。肝臟池的兩支足球隊徽都用過活命鳥，贏過不少冠軍，足球跟鳥，在那城市最後都變成一種迷信。」

志豪說：「我們這邊不太踢足球，也沒什麼雕像，不知道有沒有市鳥？」

婕好道：「足球真的是一種很無聊的運動哪！你看他們十幾個人，氣喘吁吁跑了兩個小時常常還得不到一分，

好浪費生命。」

「兩隊各十一人，總共二十二人，而且一場只有九十分鐘啦……。」他接話道。她聳肩不置可否，他明白她應該連越位都看不懂，於是轉移話題：「要是有人市鳥的話，應該要選鳳頭蒼鷹。」婕妤揚眉抬頭問道：「鳳頭蒼鷹是什麼鳥？長什麼樣子？」

志豪拿起手機，開啟一個直播網站，轉為全螢幕。視野內只有一個偌大的鳥巢，裡面坐著兩隻白絨絨的黑面雛鳥，尚未發育的翅膀掛在圓嘟嘟的身體上，像貼著兩片裝飾品那般滑稽。母鳥在巢邊鷹步走跳，叨啄整理著不知名的鳥屍，餵食那兩團絨毛玩具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婕妤眼睛一亮，盯著螢幕。

「這是猛禽協會架設的攝影鏡頭，在大安森林公園的某棵樹上。」

「他們在吃什麼？」婕妤又問，興趣盎然。

「公鳥負責獵捕拔毛，再帶回巢。大部分是斑鳩鴿類麻雀的小型鳥，也有青蛙壁虎或老鼠。幾乎什麼都吃，猛禽是食物鏈的頂端。」

「那母鳥呢？」

「專職育嬰，妳現在看到的就是母鳥。」

「她腳上有打一個環！」「猛禽協會監控用的，黃色編號N二號（N2）。黃N2，所以母鳥媽媽綽號叫做黃恩尊。」志豪答道，婕妤笑了出來。

志豪撫摸著她的裸體，看著婕妤的側面，她的眼神閃出光芒。所有人一生下來，瞳孔都是清澈的，對世界所有的事物充滿好奇心。然而在生命中某個時間點，你會被偷走或烙印上某些東西，一旦經過這道工序，你會帶著這個

印記繼續活下去，但你再也不是原來那個你，瞳孔的光芒也會逐漸黯淡。年長的婕好，不知道多年前是哪個少年奪走她少女的瞳孔光采，當然取走志豪瞳孔光采的，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哪一個她，成年的大家彼此不會過問，這也是一種禮節。

這個晚上在看到黃恩萼餵食幼鳥的瞬間，婕好的眼神突然恢復了光芒，那種對世界充滿好奇希望的光采。

婕好笑問：「他們一家就住在市中心？」

志豪笑道：「對，就地合法的違章建築，沒有人敢動他們。」

「噢！還在寸土寸金的大安區，你知道這一坪多少錢嗎？」

「對喔，郵遞區號106，還森林景觀第一排！」兩個人都笑開了。

也許正在看直播的數萬人，都見到了鳳頭蒼鷹一家原始無瑕的生物本能：築巢孵蛋，狩獵生吞，餵食幼雛，那一坪的森林線內，爸爸媽媽與兩個小孩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巢。在都市叢林中睜開眼，只服膺自然律，沒有社會約定俗成的潛規則，那樣的畫面讓大家都暫時找回瞳孔的光芒，甚至達到一種昇華療癒。

婕好馬上就成了黃恩萼女士的鐵粉，每天起床打開手機第一件事就是連上直播鏡頭，收看鳳媽一家的實境秀。鳳頭蒼鷹過著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，而城市裡又有多少人過這種作息。有時候晚起了，沒看到早餐時段，她就傳訊息問志豪：「早餐吃了什麼？」志豪答道：「吃了鼠條喔！」她繼續問：「那大寶跟二寶分別的進食量呢？」簡直比自己的孩子還關心。公鷹不住在巢裡，孤鳥一隻在外打獵，得到獵物就丟回巢讓黃恩萼處理。公鷹沒有打上腳環，沒有編號，婕好問：「每年都是同一隻公鳥嗎？」志豪答道：「不確定，但是大家腦補認為是同一隻，還幫他取了名字叫廣志。」認定每年都是同一隻廣志，才能符合觀眾期待的一家人設定。

幫公鳥取廣志這個名字的鳥友，不但是個蠟筆小新迷，還是個理想主義者。動畫裡的廣志，在東京近郊的春日

部市擁有前庭後院的獨棟住宅，每天通勤到東京都心的霞關上班，肩上有管理職的頭銜，回家薪水全交給強勢的老婆美冴，自己只拿零用錢，雖然小新調侃他還背著三十二年的房貸與車貸，但廣志簡直就是男人的典範，一頭雄赳赳的公蒼鷹。

他們兩人向來小心，Life傳完經常就收回，更從不留下曖昧的痕跡，訊息都隱藏在運動的話題裡。例如「今天預計推舉二十，三個循環，晚上八點後史密斯機器人應該比較少吧？」「八點半之後會更少喔！」解碼讀為「我今天狀態不錯，可以來個三次，約八點可以嗎？」「八點半比較好。」如今有了賞鳥這共同的話題，兩人甚至把Life的代號改成鳳媽與廣志。鳳媽：「媽媽今天想吃珠頸斑鳩。」廣志：「粉鳥等著給媽媽吃！」鳳媽：「不知道可不可以抓到蛇。」廣志：「下午也許可以。」

志豪見過婕妤在健身房運動的樣子，當然他會假裝不認識她，只露出陽光般的笑容與潔白的牙齒，就像一般的健身教練看到一般的會員那樣。但是當他看到她在做臀橋，恥骨一上一下出力，胸口跟著起伏吸吐氣的時候，他無法不聯想到包在瑜珈褲內，獵戶座腰帶那三顆痣以及黑色的星雲，那個他進出無數次的深淵，接著不可遏抑地勃起。他喜歡婕妤的體態，輕熟的豐腴，不病態減重追求六塊肌，肉毒蘋果臉也不過分亂打，初老皺紋或一兩絲白髮讓他感到真實與安心。她知道自己要什麼，不似小女生那樣裝矜持，她懂得用各種姿勢取悅自己，當她騎乘在他身上時，扭盡各種角度找尋刺激點，靜靜地生吞活食，就像鳳頭蒼鷹一樣，他愛死這種感覺，更怕自己成癮。

志豪不知道現實生活上有幾個廣志，他知道自己是不會也無法成為廣志的。健身房教練這工作有保存期限，做得一年是一年，偶爾他也兼一些外快。例如集合地點會在某個靜僻小巷口的便利商店，通常會是週末，找他出來的是當兵同梯的小蔡。小蔡不是個老實人，但不針對志豪，他信口開河是幾分先天，再加上後天訓練出來的。

「今天是什麼劇本？」

「屋主股票套牢需要變現。」小蔡說道，旁邊還跟著一個他帶來的女子小唯，接著小蔡花了十分鐘順了順劇本。那棟大樓位在六米巷內，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寬度，一邊還畫了紅線（當然不遵守見仁見智），賣點是新加坡式建築，一樓鏤空成停車場，二到八樓一層一戶，總共七個停車位。志豪與小唯偽裝成一對年輕夫妻，小蔡已經帶看屋客先上樓了，他們隔了十分鐘才由小蔡的學弟帶上去。

「一層一戶，這很少見啊。」志豪轉頭對小唯說，他稍微提高音調，確定小蔡帶看的客人能聽到。「對啊，電梯直通還附停車格。」小唯也跟著說。小蔡告誡過，一層一戶沒有管委會很麻煩，那停車出口只有一個，一進巷子就會被違停擋到，還要自己追垃圾車，這些缺點絕對不能提。「這個落地窗我喜歡。」「好像還看得到一〇一。」「這樣跨年就可以在家看了。」兩人一搭一唱，就像舞臺劇演員，演出幾乎現場就要出價簽約的樣子。當然他們最後連幹旋金都沒下，更不會簽約，事後小蔡會給他們一人一千塊，作為這場合法詐騙的車馬費，對於開價三千八百萬的房子來說，找個十組臨演都算不上零頭。那天初次見面的志豪與小唯兩人還看對眼，一起走到房仲對客人宣稱就在旁邊（但Google map 畫出實際距離有六百七十八公尺遠）的捷運站，搭車離開找了個旅館休息，脫了衣服繼續演了兩個小時夫妻。

也不過就是兩小時速食而已，日常的社交活動。然後他會回到自己過河後的租屋處，不會比鳳媽黃恩尊家那一坪森林線還大的棲身地，一張單人床一個活動衣櫃，連書桌都沒有，沒有家人等候，當然也沒有嗷嗷待哺的幼鳥。志豪躺在床上，看著天花板輕鋼架上的汙漬，那汙漬有點像澳洲地圖，他偶爾會想趁著年齡上限沒到前，去澳洲打工度假。澳洲應該是遼闊的大陸，大到有沙漠，然後他想到在繪本裡看過一種遇到敵人眼睛會噴血的沙漠蜥蜴，一口氣會噴掉全身四分之一的血，噴到自己都貧血了還逃不掉。如果真的去了澳洲之後，回來的日子會有什麼改變他想不到，但至少那個像澳洲地圖的汙漬每晚讓他有個可以想像的目標，想像自己可以飛離這個房間、這個城市或這個島。

小隔間總是傳來壁癌的霉味與鄰板間的噪音，他不確定下次見面叫不叫得出小唯的名字，他只記得她的刺青，要拉開內褲後才能看到那像蛇還是蜥蜴的圖案。他不討厭刺青也不嫌那圖案醜，而是它藏在馬甲線的陰毛旁，要翻開內褲才能看到，這件事的本質就像買了顆火龍果，回家剝開發現裡面被蟲蛀掉一樣令他反胃。他放著手機直播，擱在床頭，天黑了，畫出夜伏的鳳媽與大寶二寶，正安詳睡著。他的心情跟著沉靜下來，想像他們也許白天還吃了蜥蜴，會不會死前眼睛還噴了血。

婕好在市區有個一房一廳的小套房，就在捷運共構上面。市區內這樣的大樓越來越多，因為單價貴，建商隔成很多戶，每個單位面積也不會超過十來坪。有的建案還只賣地上權，意思是只能買這個空間五十年，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這樣的觀念，每個買家的人似乎都確信自己五十年後還會活著，有房有土斯有財，才不會雲夢幻滅。交通便捷的共構戶數多面積小，住客來去經常是生面孔，極適合幽會。志豪不知道婕好是租的還是買的，他當然不會過問，這是他認定不能問的界線，他只要有入門磁扣就好了。房內沒有什麼盥洗衣物，她長住在這裡，這不是她真正的家。小套房裝潢成北歐風，清簡的木製傢俱，二十五樓的視野，能夠在這樣的格子裡有個棲身之所，有種飛上都市叢林食物鏈上端的夢幻，他想。

他們總是分別抵達這個小房間，於是總有一個人，等著另外一個人，製造出一種回家的錯覺。他們會分別帶著各種食物，帶回巢兩人分著吃，為了接下來的肉體交纏儲存體力。他們不了解彼此的生活私事、家庭脈絡，但盯著對方身體的時間又比自己照鏡子還久，他們維持著這樣既親密卻又陌生的關係。玩到累了，就停下來吞食滿桌美食，婕好在吃肉羹的時候會下意識唸成肉跟，發燒會唸成發騷，志豪知道她分不出ㄥ與ㄣ，尸跟厶，說話的語調雖然努力校正過，也許還上過正音捲舌班，但還是能聽出她不經意間洩漏的語尾上揚音。說話的腔調很難養成，硬要說的話是氣質的一種，他在健身房見過無數女人，他知道她的身分證字號應該不是A開頭，她從不講一句臺語，刻意遮掩自己的

出身。在臺北路上挺胸走著的，那些朝五晚九的女子，通常不出生在臺北，就像天外飛來的鳳頭蒼鷹，志豪覺得這個城市的光華，有大部分是由她們的落羽所堆疊出來的。唯一能夠照出真身的時期是春節過年，當她們不得不應家族枷鎖的召喚飛離，當這座城市在寒流中佇立，孤寂到無法塞車的時候。志豪不確定他們的關係是否能維持到過年，當然他也不在乎婕妤是否為臺北女子，畢竟他自己也是過境的一員，至於最後成為留鳥還是候鳥，他還不知道。他上網查過婕妤講的故事，肝臟池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城市，中文翻譯成利物浦，披頭四保羅麥卡尼與約翰藍儂的故鄉。於是除了澳洲，英國也成了他遙想的彼岸。

他趴著在她身上，玩弄著她那一兩根已經變白的恥毛，那毛藏在她自己看不到的角度，除非用鏡子。他商請她唱歌，當然是桃樂絲的歌，她講話有口音，但唱起英文歌卻沒有不協調，但也許是他只能分辨臺灣腔的國語，愛爾蘭腔與美國腔他也無法細分，他著迷的是那萎靡又清澈的調調。曲畢，志豪突然講起蜥蜴的故事：「妳知道外國的沙漠有種蜥蜴，遇到敵人時眼睛會噴血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婕妤問。

「這樣敵人就會嚇到，牠可以趁機逃走，跟煙霧彈一樣的效果。」

「血裡面有毒嗎？」「沒有，所以能夠逃走的機率也不大。」

「哈！這個能力還真是殘念。」她說。

就是殘念。畫著蜥蜴的那繪本叫做《殘念的生物事典》，是一個健身房日本會員的小女兒翻給他看的，他繼續道：「一次還要噴上四分之一的血量，整條血線灑在空中！」

「真假？」她道。

「還沒逃掉，自己就先貧血暈倒了，然後狼或老鷹被噴得莫名其妙，還是氣得把牠一口吃掉。」說完兩個人哈

哈哈大笑。

「有夠殘念。」

志豪腦中浮現出那日語繪本的內容，畫了許多演化上缺陷到好笑甚至荒謬的生物，小女生仔細翻譯原文給他聽：比如說非洲有種猴子，陰囊會隨著年紀變成意義不明的天藍色（小女生咯咯笑著）。小食蟻獸長著跟熊一樣的花紋，站起來威嚇卻完全沒效果（還很可愛）。翻車魚一次下三億個蛋，但是能夠長到成魚的只有兩尾（夭折率99.99%）。貓熊吃竹子只是因為無聊，竹子本身完全沒有營養。無尾熊經常懶散遲緩，是因為主食尤加利葉含毒，需要用睡眠來排除……。

那麼婕好的缺憾在哪裡？生理上不對稱的雙腿反而對他來說是可愛點，那他自己的遺憾點又在哪裡？

志豪不喜歡戴套，但通常為了禮貌他會戴上。不喜歡戴套的理由不是為了追求刺激，而是他抱持一線希望，或者已經完全不抱希望，兩種極端。他在老家很早就結過一次婚，也離過一次婚，原因是檢驗出精蟲稀少，對手又想要小孩，於是他被及早放生。他正值青年又是運動員，但是他一晚上能射十次也沒有意義，射出來的精液本來就沒用，如果還要費功夫套起來，他覺得自己也可以被畫入那繪本了。婕好向來也不要他戴套，不知道是吃了避孕藥，還是不怕懷孕，甚至追求懷孕。如果是後者，那真是殘念又遺憾了，志豪想。

「黃恩萼女士一定覺得我們人類很奇怪。」她說。

「哪裡奇怪？」志豪看著母子鳥的直播畫面，頭沒抬起來。

「我們沒有交配期，隨時可以做，動物要到交配期繁殖季才會做。」

「我是不知道蒼鷹一次交尾要多久啦，但是鴿子很快。」他想起鄉下很多人養賽鴿，於是馬上搜尋影片給婕好看。

「蛤，親一親跳上去，三秒就結束了！牠們一定覺得我們兩人在浪費卡路里。」她捧腹笑道。

「哈哈。」他跟著乾笑兩聲。是的，我們還無法授精成功，輸給鴿子的三秒鐘，完全是一種遺憾的行為。

「你有看過狗交配嗎？」婕好突然問。

志豪眯著眼睛笑笑點頭，只有出生在臺北以外的人才看得到流浪狗，更別說活生生的狗爬式。臺北人愛乾淨，眼不見為淨，野狗不是被收養就是被抓到收容所，十二夜後銷毀。

「你知道最後會變成什麼姿勢嗎？」她問。

「屁股對屁股。」他說。

「對，會翻過來！」她巧笑倩兮道：「要不要試試？」

「幹，會斷掉啦！」他笑罵。接著他們繼續交纏，當然最後翻不過來，喘叫聲結束在那個兩人都滿意的半殘狗爬式。

那幾個禮拜小蔡主攻一戶國宅，當年配給軍退人士的。依當年退伍軍階配，將官大一些，校級就小多了。最初一戶不到三四百萬，三十年後，一戶喊到四千多萬，整個社區對外一律宣稱是將軍戶，畢竟沒有上士戶上校戶這種名詞，聽起來也不夠威猛。劇本是第三代屋主繼承，急著回溫哥華，要求買方一定要在月中簽約，不然她就不賣了。另外房子只能晚上看，白天屋主要用屋，不方便帶看。國宅還是國宅，但改了名字，叫個某某新城或某某花園，這樣就好聽。志豪帶著手電筒（要假裝看得仔細），這次演劇夥伴是個男孩。內褲裡有刺青的女孩被分到另外一組（她叫什麼名字來著？）總共七八個人分成三組，集合在社區附近的公園。志豪跟男孩第二組上去，門口已經擺滿鞋子了。他未進門先瞄一眼樓梯間，放滿了鞋櫃與腳踏車，看來管委會呈現放任狀態。一層六戶，對門一戶貼了神愛世人，一戶擺了香爐，不用滿天就有神佛。進門後格局畸零，一套半的浴室都沒對外窗，陽臺已經被外推，樑柱橫在一個壓迫的角度。

十幾個人熙熙攘攘間，他見到一對穿著整齊的夫妻，小蔡正隨侍在側。先生雖然微微皺著眉頭，但舉止得體，太太反而是嫌東嫌西，這組是真正看屋的買方。志豪拉著男孩，做他打工應做的事：「你看，這裡可以隔成你的房間，你自己可以有一個廁所。」那小孩呆滯盯著，眼神完全沒有光芒，也許已經有什麼東西從他生命中奪走光芒了。接著志豪對著窗戶看出去說：「你看，那對面就是國中。」然後他轉頭對小蔡的房仲學弟問：「確定是這個學區沒錯吧？」那學弟馬上接話，是是是，確認沒錯，這學區很搶手的，先生。

這戶住宅給人一種時間暫停的定格感。他看大小知道是校級戶，衛浴改建成殘障用，便盆也是特製的，看擺設，實際住的只有上校與印傭。上校在這屋子裡走時絕對是寂寞的，最後幾年有人寫信給上校嗎？上校神智還清楚嗎？這個房子沒有兒孫住過的痕跡，上校走的那天時間暫停，餐桌上的一本印尼文雜誌，幾個水電雜費的信封袋，廚房的瓦斯爐上留了兩個小鍋，好像印傭出個門買菜馬上就回來的感覺。當然上校過世後她就被轉介到另外一個老人家中，等待另外一場死亡。屋主第三代繼承是真，趕著去加拿大是假，逼買家中簽約急著要現金是真，只能晚上看屋的原因是假，不想讓買家看出來天花板漏水是真。真假假假，好的謊言要參雜一些事實更有信服力，小蔡說的。

賣房子那屋主一定是真正的臺北女子吧，他想。賣完之後住哪裡，她肯定有別的巢，如果搬離還會搬回來嗎？婕妤說肝臟鳥飛走了，城市會毀滅，這個城市的人口一直在減少，卻永遠不缺新鮮肝臟，但他們能築巢在哪裡？內褲裡藏有刺青的女孩對志豪露出挑逗的眼神，似乎念念不忘他的肉體，志豪指著男孩，示意要送小孩演員離開，匆匆下樓遁走。國宅的電梯換過新的，是小蔡話術的賣點之一，新電梯對照著斑駁老牆有種滑稽的反差。到了一樓電梯門打開，迎面另一家房仲正要帶一對夫妻上樓，大家禮貌性點頭。志豪打了照面，詫異了三秒忍住沒叫出聲，那對夫妻的太太就是婕妤；她雙眼瞪大，也吃了一驚，雙方人馬在電梯門一開一合間迅速交錯。她是買方？還是跟我一樣是臨演？旁邊那個是她真老公還是演員？還是別的床上伴侶？

志豪離開時開了小蔡的寶馬，除了裝身分，也要送演員小孩回家，而目的地那區的城市是他所不熟悉的。今天他還需要一小時的游泳訓練，健身房的高階會員們報了兩個月後的花蓮鐵人三項，他作為護航教練，比賽時要一路保姆到終點線。查了網路地圖，附近有個室內游泳池，看時間勉強能在關門前游完，只是能停車的位置稍遠。他怕手機錢包丟在陌生泳池內，於是只帶著車鑰匙跟泳具，從皮夾裡抽出兩張一百塊紙鈔就下車了。就算買張臨時券超過一百，兩百塊也足夠了，他想。果然一張游泳券要一百一十元，他慶幸自己抓了兩張紙鈔，走回停車場一來一回的時間就夠他游好幾趟。下水輕鬆熱身後，他游了五趟計時的四百公尺，池水隨著他轉身噴濺，全身的毛細孔都熱開了，最後再衝刺幾趟五十公尺，結束今天的訓練。上岸來頭髮還半濕，已經飢腸轆轆，左近剛好是個夜市食物街，他心想夜漸漸深了，這時喝個熱湯最恰當，身上還有餘金九十塊錢整，街口走下去，片片招牌花紅爛漫。

從下水開始，他的心思就無法拋開婕好的事，每一下划手，每一個轉身都在想，到底她是什麼人，當然下次見面他不會問，但兩人無意間在那小房間外有了交集，即使是一瞬間，他心中生出一種不平衡感。他在夜市裡眼光默默讀著：牛肉麵一百七十、羊肉羹一百三十、海產粥九十五……，他不禁越走越遠，越走越慌。小時候，他是個很膽小的孩子，即使是吃一碗十五塊的滷肉飯，他總是要先給老闆錢，才敢安心坐下來吃。他深怕吃完再付錢，要是吃的過程中，口袋裡的錢不見了怎麼辦？藥燉羊肉九十五，藥燉排骨八十五，排骨羹一百，廣東粥九十，他手伸到口袋裡緊捏那幾個銅板，深怕它們飛走，掏出手掌一看都捏出痕了。整條街走完，他手上銅板可以買得起的只有藥燉排骨跟廣東粥，他想起藥燉排骨的味道，感到一陣噁心，瞬間覺得街上所有人都在看他，就像他正裸體走過這條街那般不堪。他發現自己正在盜汗，有種換氣過度的缺氧，於是他坐在便利商店前的臺階上，智慧型手錶顯示的心跳，比剛剛游三千公尺時還快。

他想打電話給小蔡說自己迷路了，但手機與錢包都放在車上，又想起小蔡正在誘買家出價，晚上要定錨，根本

無暇顧他。清風徐來的舒服夜晚，他卻坐在地上大口喘氣，彷彿他正在被吞噬，被獵食者活生生一條一條咬下他身上如希臘雕像般的肌肉。他能逃走嗎？那壓迫感就像空氣一樣環繞他全身，又有誰可以逃脫空氣呢？他的眼睛能噴血嗎，噴出血又有什麼用？老鷹與狼只會覺得被噴得莫名其妙，再露出嫌惡的表情將他一口吞下。也不知道喘了多久，心臟才恢復到每分鐘九十以下的跳動，能夠問路走回游泳池，再找到小蔡的寶馬。幾天後小蔡請一桌吃飯，口沫橫飛講著如何把賣家的底價4188萬壓下，促買家的3850萬加碼，最後以3980萬成交，過程十幾個來回，多麼驚心動魄。志豪想起那晚的夜市，小蔡隨便一個價錢上下，不知道能讓他喝上幾年的熱湯；當然小蔡自己也沒房子，對他來說只是工作上的數字遊戲，就像斬人到麻木的納粹或日軍一般，人命只是數字。

他們依然約在那北歐風裝潢的小套房，不談彼此的事，彷彿那天沒發生過似的，這樣是最好的。婕妤開了直播精華回看，正播到黃恩萼雙翅擋雨，最經典溫馨的鳳媽晴雨傘畫面。兩羽幼雛從白絨絨的小雞，一天天變大，長成黑白相間的青少年，恩萼媽媽幫幼鳥整理羽毛，哥哥（腳環編號紅26）貼心讓食給妹妹（紅C6），C6可愛不斷的啾啾叫聲，以及甚少出現在螢幕中專職閃電送餐的超級獵人廣志爸爸。羽翼漸豐體格漸大的兩幼鳥與黃恩萼站在一起，這一坪的森林小家已經顯得侷促。

「妳知道國王企鵝的幼鳥身材比父母還大嗎？」他搜尋了影片給她看。畫面上一隻像鳥的禽類，直立呆滯地站著，像被弄髒那樣，毛髮灰棕，一身散亂，體格不成比例的大。最妙的是比牠小隻的成年國王企鵝，還一直從嘴裡吐出東西抬頭餵牠。

「這在搞什麼笑？」她笑著說。

「國王企鵝的幼雛有一半過不了冬。」

「真是遺憾。」她說：「希望我們家哥哥26與妹妹C6都能平安長大，順利飛出巢。」然後把畫面切回森林公園

黃恩蓁一家的即時直播。

「妳再唱一次那歌給我聽。」志豪請求道，像是一個年紀小很多的弟弟的要求。「你真是聽不膩。」她說：「明小紅莓還有很多歌的，還有你的年紀怎麼會喜歡這麼老的歌？」他曾經住過一個前租客留下滿房間英文CD的地方，但是他沒解釋，只繼續道：「他們的歌詞反戰反毒支持環保，主唱卻酗酒溺死在浴缸裡，也是種殘念。」「死了才能成為永恆。」她說：「桃樂絲醉死了就永遠不會變老了。」「希望你不會變老，是她的歌詞，她早就唱過了。」志豪默默道。

然後婕妤哼起那首他最愛聽的《死在陽光裡》，他躺在她的肚子上，手指摸著獵戶座那三顆痣，閉起了眼睛，歌聲輕柔纏綿，就像他第一次聽到她唱那樣：「你記得我們曾說過的那些事嗎／憶起往事我感到緊張／我怎麼會讓事情搞得這麼糟／我怎會讓事情搞成這樣／就像死在陽光裡／像死在陽光裡／像死在陽光裡／就像死在……。」

妹妹紅C6短短兩個月的生命中，撐過了滴蟲感染，但離巢後不久就撞死在六月十八號；媽媽黃恩蓁過幾天死在盛夏來臨前一天的六月三十號，來年再也無法直播演出，死因是最常見的車禍。至於母女倆是否都死在陽光下，無法確定。

那是個週末，夏季的豔陽炙熱。志豪到建國花市買了花，走到對面的大安森林公園，明明是如此的寸土寸金，卻還要蓋一個人造公園；明明是嚮往森林，卻不願住在真正的森林裡，人真是矛盾。他不知道大安黃家巢的確切位置，只好在林間陽光下漫步，找到一個沒人的角落，跪在地上將花一支一支排在草坪上。他不知道看直播的觀眾，有幾個人會像他這樣走到公園裡，尋找那一坪的森林，總之他覺得不實際走一趟，心中會有個坎過不去。

「你來了。」樹蔭下傳來一個熟悉的女聲，那個熟悉的歌聲。他回頭仰看，婕妤站在他身後，他沒有約她，他們不會約在室外見面，但他見到她只是遲疑幾秒，卻沒有特別意外的感覺。

「妳也來了。」志豪答道。「妳覺得我們要幫黃恩萼立個雕像嗎？」他問。

「署名可以寫大安女王。」她接著說：「還要綁上鍊條，別讓她飛走。」

「他們不會准的，他們連小綠人都沒取過名字。」他回答。

兩個人站起身，沒有目的沿著信義路走下去，也許城市東邊遠遠的那座尖塔，吸引著他們無意識走過去。志豪想起以前的澳洲主管，她的名字叫潔西，是個男女通用的英文名。他有印象的不是她全身包含陰毛在內的金色體毛，而是她見到臺北街景後的第一個問題：「小綠人叫什麼名字？」小綠人叫什麼名字？志豪答不出來，潔西說，要取了名字才會活過來。「叫志豪，跟我一樣，志豪是我們這邊常用的名字，就像英文的 John 或 Michael。」如果當時他能這麼回答就好了。可惜小綠人還是小綠人，不會有「建國信義志豪二十秒跑最快，忠孝新生志豪一分半最龜速」這種都市傳說。

潔西說得沒錯，要取名字才會活過來。黃恩萼如果沒有名字，就跟每天路邊的往生貓狗一樣，沒有人會記得。因為潔西，志豪才認識澳洲，知道什麼叫打工度假。因為日本小女生，他才知道這麼多遺憾生物。因為婕妤，他才對英國對利物浦產生憧憬。他努力考了七、八張證照，假掰學英文，即使分不出愛爾蘭腔與美國腔，他也要留在這城市裡的私人俱樂部，只有這裡的女人，食物鏈頂端的猛禽類，才能讓他長見識，有憧憬與幻想。

兩人越走越離開那森林，越離開房價的蛋黃區，然而信義路一整條路的建築，依然沒有一格適合志豪能住進去的。

「那天你看房子。」她說。

「嗯。」他不知道怎麼解釋，只好點頭。

「你有兒子？」

「嗯。」一個謊總要靠另外一個謊來圓。

「我也好想要兒子。」難怪她不戴套，志豪覺得殘念又遺憾，他們做愛的時間可能超過一場足球賽，就像她說的一樣，最後成為一種無意義的運動。

他們有一搭沒一搭講著話，倆人沒有牽手，也從未牽過手。他知道她會唱小紅莓的英文歌，他知道她會講肝臟鳥的故事，他知道她一腳不平衡，私處有三顆痣，也熟悉她高潮的叫聲；現在他多知道了她買得起房子，也想要兒子。天氣很熱，但是他感到背脊酸酸涼涼的。走不到幾站捷運的距離，一〇一大樓矗立在眼前，這是個沒有臺北人的地標，至少沒有臺北人會特別出門，花錢上去觀景臺，或是在底下擺姿勢拍照。大概就走到這裡，分別搭捷運離開吧，他想。面前幾個中年大媽正在用手機拍照，一人嚷嚷要調整美肌模式，一人半跪在地上鏡頭才能收入全景。一個頂著捲髮，胖到看不出是懷孕還是純胖的女人突然叫道：「啊，妳不是陳淑芬！」她尖叫：「妳們看，是陳淑芬耶！」接著她們簇擁過來，將婕妤及志豪團團包圍。

「我張雅婷啦，妳看，林怡君跟蔡秋月都來了！」潔西說得沒錯，要取名字才會活過來。名字就像咒語，婕妤大可微笑搖頭，講一聲妳們認錯人轉身就走，但也許這名字她小時候真的用太久，無意識被下了制約，她應了之後就被定身釘住在原地，動彈不得，一輩子的履歷全部活過來了。

「我們草寮高中幾個人辦迷你同學會，上來臺北玩啦！」

「哇噠！妳變得好漂亮。」

「這妳兒子，真是帥帥壯壯。」

「不，這我同事。」她臉上一陣青一陣白。

「對歐，妳以前有個女兒。」

「妳老公還在旅行社上班嗎？」

「啊妳不是搬到板橋？你們臺北真大，真漂亮，妳帶我們走一走。」

最美的風景本來就是人，志豪再聽下去，會比當場把她剝光，翻出獵戶座那三顆痣還難堪。他的演技久經訓練，微微鞠躬道：「協理，那妳們慢慢聊，我先去處理您交代的事情了。」接著他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爽朗的笑容，就像一般健身教練對會員那樣，退身離開。

利物浦的守護鳥如果飛離，城市會滅亡；黃恩萼母女不在了，明年會有新的蒼鷹入住那一坪的森林線嗎？他依然只是個抱著普通缺憾的普通人，就像滿街跑卻沒有名字的小綠人，滿街的志豪。他伸手捏了捏口袋裡的鑰匙磁扣，想著下次去那小套房時，磁扣是不是還能用；也說不定那套房只是建商臨時搭建的樣品屋，已經拆了，就像他們從來就不算認識過彼此那般。

他這麼想著，緩緩走下捷運站，直到被地面吞噬。

作者簡介——伊森

伊森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，現職民航機師，偶以寫作自娛。曾獲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。

評審意見——平路

作者擅用文字說故事，以環環相扣的暗喻，描寫都市邊緣各種冷酷異境。

小說中，人與人的關係疏離而畸零，食物鍊的低端覓食不易，北漂者更難有長久的人生規劃。固定伴侶是錯覺，做愛更成為無意義的肢體運動。有時候，倒是靠鳳頭蒼鷹一家的直播，望著黃恩尊在實境秀餵食幼雛，感覺到一絲真情一絲溫暖……。

畢竟，眼前哪有償完全部房貸的「廣志」？人影在樣品屋裡穿梭，狀似親密的偎依是自欺、是奢想，還是殘念？一回又一回，像是房仲心機寫成的劇本，虛實之間，銜接著各種合法詐騙。

整篇小說推進順暢，意象的轉折貼切而穩準。不只鳳頭蒼鷹，包括沙漠蜥蜴、沒有名字的小綠人、一〇一摩天樓、小紅莓歌曲‘dying in the sun’等都串接點綴，烘托出空虛又荒蕪的氛圍。結尾一幕也同樣富巧思，符合短篇的戛然而止：當女主人翁碰到老同學，真實名字是咒語，讓人活過來，果然，非虛構的過往也都一起活過來了。